



特卡乔夫兄弟的作品

我与伊蕾的交往不是因了她的诗,我深知她曾是中国诗坛一位感情蓬勃的,最坦率、最孤独、最“不管不顾”的现代诗人。

我与伊蕾的交往也是因了“画”,绘画。更确切地说,是俄罗斯和前苏联时期的画家和油画。

我与伊蕾的交往是因了她的为人,因了她那对友人坦诚、热情,甘心给予你帮助,哪怕牺牲自己,比如最宝贵的时间和私人空间。

我认识伊蕾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当时省里开“文代会”,她大约是最年轻的代表之一,可见那时她在诗坛已有些名气了。

纪念

与伊蕾的交往

□铁扬

评家和投资行家了。她的美术馆并不大,是由一座旧公寓改造而成,但收藏档次不低,她热衷于特卡乔夫兄弟、彼得·弗明,尤其对特卡乔夫兄弟的作品充满着无限的敬意。

因为我早些年对特卡乔夫的关注,也因伊蕾对特卡乔夫的异常热情,使得我和伊蕾真正有了交往。

后来我又两次去天津探访她的美术馆,并约了张德育等几位画家在那里相聚认识,她还为我从别人手中“淘”来了一幅特卡乔夫的作品,这也成了我对这位画家作品的惟一收藏。

在后来我和伊蕾的交往中,当然还是以俄罗斯和苏联艺术为中心话题,并相约我们一起去俄罗斯拜访这两位年事已高的画家兄弟。

啊,伊蕾,孙桂贞,一个几乎忘却了的名字,我记起了这位梳辫子的诗人姑娘。她在苏联的事业很使人存有好奇,于是我去了天津,探访伊蕾的喀秋莎美术馆。

顿丰盛的午餐,自制烤鸡,捧着精美的餐具、诱人的美食,在她的藏品前穿来穿去。席间,还为我再赴俄罗斯的路线和行程做着规划。

谁知,这竟成了我和伊蕾的最后的一面,虽然在之后的几年中电话不断,但除了一般的问候,几次相约一起旅行都阴差阳错地错过了机会。

2018年7月14日,突然传来噩耗,说伊蕾走了。我突然不知怎么面对自己的情绪,连忙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伊蕾的诗集,慌乱翻阅起来,其中有这样的诗句:

我若固守在山崖,就永远是冰是雪,我今要一泻而下,去寻我所爱的一切!

伊蕾走了,像固守在山崖的冰雪一样,但它还会融化,她还要把她的爱留给人间和她的朋友。

注:①特卡乔夫兄弟。兄:谢·特卡乔夫,弟:阿·特卡乔夫,前苏联著名画家、前苏联美术学院院士、最具代表性的艺术家。

②彼得·弗明,前苏联著名风景画家之一。

记忆

感于艾芜的第二次南行

□刘锡诚

艾芜先生是我仰慕的老作家。除了读他的作品外,第一次引起我注意的是,“文革”结束后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恢复工作办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组织一个作家团到广西去参观访问,艾芜先生被选定担任团长。

1978年5月27日,中国文联三届三次全委(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是粉碎“四人帮”之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文艺界大会。会上宣布: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和中国舞蹈工作者协会第一批六个单位正式恢复工作。

收到我的发言稿,我已看了一遍,略改数字。还把艾思奇的文章,多引几句,以便读者参考。现特寄上,请查收,此致

敬礼!

艾芜

1978年7月12日成都

1980年4月28日,我作为《文艺报》的编辑到成都组稿,到离四川作协办公室不远的作协宿舍,去看望了沙汀和艾芜两位德高望重的老作家。

1981年5月20日,云南女作家冯永祺给我来信,并随信寄来一则文讯,报道写过著名的《南行记》及《南行续集》的艾芜第三次南行的事迹。

冯永祺是我早就认识的云南女编辑和作家,当时她好像还在云南省委宣传部,后来调到了云南人民出版社,再后来我去昆明时,在《边疆文学》的办公室里见到她,于是在办公室里聚谈了一阵子。

刘锡诚同志:谢谢你们把艾芜第三次南行的“文讯”刊出了。

艾芜和高缨这次南行,亲眼看到滇西人民在三中全会之后各方面取得的变化,很有收获。高缨将写出一批反映边地人民新风貌的散文;艾芜同志已在云南表示要写南行新篇。

我随艾芜南行,向生活、向作家学得不少东西,这些收获,已写了三篇散文在《边疆文艺》连载。最近读了《文艺报》发表的访问巴金的文章,遂产生了一访艾芜的打算。

社(按指云南人民出版社)计划从组织出版反映兄弟民族生活的中长篇小说入手,在现在和将来可以在全国各地出版社中,能拿出无论数量和质量都有特色的一套丛书。

《新时期文学探索》一书因有关同志对作品有增有减,故只好由5月出书改为6月。

致

敬礼

冯永祺 1981年5月20日

此前,《文艺报》曾发表过高进贤写的骆宾基访问记、陈丹晨写的巴金访问记,现在收到了冯永祺的艾芜访问记,正好弥补我们报道老作家创作生活方面的不足。

作为作家的艾芜,一生都在行走中,仅到云南各地的“南行”就有三次,“南行”使他走出了“狭小的笼子”,到广阔的生活里去观察、体验,可以说,没有行走,就没有他的那些“南行记”系列小说名著。

生活质感

上世纪80年代初期,我看过一幅上海军旅画家姚尔畅的油画《岁月》,画面上一个白发老者,披着军大衣端坐在城市郊外一块石头上。

这幅画给当时还是新兵的我极大震撼,老想着这个老者肯定是个老军人,他也许退离了工作岗位,来这里回望岁月,凭吊逝去的战友。

1983年秋,我同百余名同乡青年从鲁西抵达大上海,然后让数辆敞篷车卡拉倒城市北郊宝山区大场镇的马桥营房,进行三个月的新兵训练。

寻访老碉堡

□康学森

寻访老碉堡

突然萌出去上海寻访老碉堡的念头。它们大多应该已经被拆除了吧,然而查阅资料得知,这座城市仍然有十几座碉堡存于偏僻角落处。

寻访第一站,我当然想到的是大场新兵连驻地前菜地里的那座。留在上海的战友陪我驱车到了大场,从营房出来,凭记忆和地图、导航,终于找到了位于大场镇南大村南大路、祁连山路口原制冰厂旧厂房内的那一个。

它们让我想起画家姚尔畅的画,想起昔日那个十七八岁的新兵蛋子现在已经过了知天命的年龄,而画中那个老者在哪儿呢?他经历的硝烟与呐喊已变成历史教科书的概念,而个体记忆随着年纪,只剩下一种空茫。



岁月 姚尔畅作



第320期

Advertisement for 'Yangtze River' (扬子江) poetry journal, featuring a list of poets and their works.

Advertisement for 'Yangtze River' (扬子江) journal, featuring a list of authors and their works.

Advertisement for 'Beijing Literature' (北京文学) journal, featuring a list of authors and their works.

Advertisement for 'West' (西部) journal, featuring a list of authors and their works.

Advertisement for 'Wenwen Weekly' (文艺报) journal, featuring a list of authors and their works.